

往事如昨

暴风骤雨中的大老王

高绪丽

退回四十几年,许多人都会记得,距离广河桥南侧林树浓密、夏草葳蕤的河塘畔不远,曾是某海军连队的水稻种植基地。附近的上庄村有部队的专属农场,上寨与北头等村也分别有部队驻扎。铿锵有力的口号声、整齐划一的队伍,一度成为当地老百姓交口称赞的绿色风景线。

有部队驻扎就需要专门的粮食供给,当年的姜格庄公社驻地粮所下设两个粮站,上庄粮站与酒馆粮站,一东一西共同担负起全公社包括驻扎部队战士的粮食供应。酒馆粮站的王站长,由于身材魁梧,人高马大,性格耿直,人们私下都尊称他“大老王”。

平常日子里,姜格庄粮所与酒馆粮站虽是上下级的关系,但两家鲜少走动。当时供职于姜格庄粮所的人,对于大老王是知其名不识其人,可是那年的一场大雨,却让所有人都对他有了一种跨越地域与年龄的敬服。

那年“七月七”过后不久,一场台风过境,暴风裹挟骤雨,如破竹般肆无忌惮地席卷天与地,地势洼处村子的村民开始动身,投奔地势高些的庄子里的亲戚。那场大雨下得啊,许多人心里都发了毛,彻夜不敢眠。附近有个村子,许多人家拖老带小,连夜离开了。

那一夜,我们脚下的土地好像一个激烈的战场,轰隆隆的雷声和哗哗的雨声将这个战场上的战事一次次推向高潮。台风来袭,许多地方被迫断电。到了夜里,没有了灯的指引,黑漆漆的雨夜更增添了几分恐怖。姜格庄粮所当时只有一部电话还能用。那天夜里,“叮铃铃”的电话铃声好像划破长空的一道闪电,吓得所有人浑身打了个激灵。电话是县上的领导打来的,夹杂着“噼里啪啦”的下雨声,领导的语气异常冷静坚定,“各粮所、粮站所有工作人员请注意,从现在起,不许离开各自工作场所半步,随时待命,以备不时之需”。

随着夜色渐浓,粮所职工自觉分工,每个仓库留几个年轻人守夜,其余人则聚在几步之隔的办公室里待命。那天夜里,聚在办公室里的人都一反常态,出奇地安静,直至“叮铃铃”的电话声骤然响起。外面的电闪雷鸣仿佛来得更激烈了。

这个电话是酒馆粮站的大老王打来的,只听他带着哭腔,断断续续地向我们所长喊道:“所长,进水了,仓库进水了,仓库里面是一仓库的面粉啊……”

一整个仓库的面粉!这场狂风暴雨过后,到底会面临何种灾难,谁能说得准?在场的人都知道,此事形势严峻,所长更不敢怠慢。已近凌晨,外面的大雨依旧瓢泼似地下个不停。最后大家一致商量,抽出四个人,随着所长连夜去往几里地外的酒馆粮站查看情况。

一行五人骑上自行车冲出粮所,立马融入浓浓的夜色之中。暴风雨里,每个人骑自行车的同时,手里还拿一个铝皮手电筒照亮。夜太黑,雨太大,手电筒射出来的微弱光束根本照不远。看不清路面,我们全凭记忆前行。“有水的地方有亮光”,为了避免被路旁倒塌的树木和杂物绊倒,我们一路小心翼翼,专挑有亮光的地儿前行。

即便这样,我们依旧遇到了难题。酒馆西面有一条河名叫念河,念河不宽,平常日子有座小桥横跨东西。这夜,我们骑到念河附近时,骑在最前面的所长,借头顶噼里啪啦的闪电,隐约瞧见往前几步有个黑乎乎的东西横在路的中央。所长一个激灵,立马一个刹车,招呼我们都停下

来。我们推着车走近一看,好家伙,一棵至少有一人腰粗的大树,竟然被拦腰折断,横在路中央。若不是所长眼尖,我们这些年轻人逞强,栽一个大跟头也说不定。

下了车,我们寻思着离念河桥不远,先推着车过了桥再骑也不迟。谁承想,惊魂未定的我们只往前推了几步,原来响在耳畔哗哗的雨声竟然越来越大,轰隆隆好似海浪翻滚。不知道是谁提议,我们把各自的手电朝同一个方向一起照过去,发现先前的念河桥早已不见踪迹,那海浪翻滚的声音正是念河水在咆哮着往北涌向大海。当时,只要我们再往前迈出两步,后果简直不敢想象。包括年长些的所长在内,大家顿觉后背像压了一块冰似的透心凉。胆小些的小陈当场吓得蹲下身子,号啕大哭。

酒馆是去不成了,所长带着我们,顺原路踉踉跄跄往回骑。回到粮所,所长一把抓起电话,扯着嗓子对大老王喊道:“仓库进水,就是拿面粉堵,也要把仓库给保住。”说完,电话被重重撂下。那一夜,电话那端大老王无助的呜咽声虽然很快淹没在外面的暴风雨里,却在每个人的心里发出了芽。

我们还没有从刚才的“劫后余生”中回过神来,粮所外面又传来阵阵嘈杂。办公室里有人壮着胆子出声问道:“是谁?”窗外操着外地口音的人答道:“我们是军人。”

风雨无情,军民有情。来的是两名在汉河桥南侧种水稻的某海军连队的战士。原来这场狂风暴雨,不止念河水涨,公社西端的汉河水亦涨势迅猛,直接漫过了汉河桥。战士说,他们那里地势洼,河水灌进了他们住的地方,他们的铺盖和枕头都从窗户顺着水漂走了,他们没地方去,在路边干坐了半宿,又冷又饿,没法子,就摸黑走到了公社驻地,然后又顺着灯光找到了粮所这里。我们听到这儿,连忙拿出吃的,有人拿出了准备放假回家捎给孩子的饼干,有人摸出来个熟鸡蛋。那两名战士起初说什么也不肯要东西,他们说只想找个避雨的地方。最后耐不住我们再三相让,两名战士才肯填填肚子。我们要把我们的床铺匀出来给他们,这下他们坚决不肯,只在角落里坐着眯了一会儿。

风雨早晚会有结束的时候。夜里所长给酒馆粮站打完电话后,那边就掉了线,再没接通。到第二天中午,风雨终于小了些,所长带领所里的人急忙赶赴酒馆粮站察看情况。没想到,赶到粮站仓库时,出乎意料地发现,那里不仅没有用面粉堵门,而且一仓库的面粉竟然没有损失。有人远远招呼所长往大老王的办公室去。原来,大老王办公室门口的门槛,被斧头砍得东一块西一块,已经不成样子了。

问了大老王才知道,酒馆粮站的仓库在南屋,大老王的办公室在西厢屋,厢屋后面有条不宽的小路,小路一侧是条小河。夜里雨急,雨水将小河灌满溢出,漫过了小路,冲进了大老王的办公室。电闪雷鸣中,大老王误以为雨水将整个粮站都给淹了,心急火燎的他一个电话打到了所里。放下电话,大老王想起南面的仓库地势较高,把水引到办公室,就能够保住粮站的仓库。于是,大老王抄起斧头,朝着办公室的门槛砍了下去……

所长看着完好无损的粮站仓库,再看看被砍得不成样子的门槛和一身雨渍的大老王,本来想说他几句,可张张嘴,终是没忍心。

方言撷趣

盖房子 先泛灰

王东超

“泛”指浮、浮行,如泛萍浮梗、沉渣泛起。苏轼《前赤壁赋》:“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。”

《周礼·天官·酒正》:“辨五齐之名:一曰泛齐……五曰沈齐。”孙诒让正义引吕飞鹏:“五齐皆酒之浊酒。”“齐(jì)”指带糟的浊酒。那时的酒是酿造酒,新酿的酒还未滤清时,酒面浮起酒渣,色微绿,细如蚁。白居易《问刘十九》:“绿蚁新醅酒,红泥小火炉。”“绿蚁新醅酒”即“泛齐”。古人节令时为合节序传统,以时令花瓣泛于酒面,称为“泛花酒”。吴文英《满江红·刘朔斋赋菊和韵》:“杯面寒香蜂共泛,篱根秋蛩蛩催织。”古时重阳节有切碎菊花泛于酒中的习俗,故云寒香、蚁共泛。桂花也可泛酒,吴文英《宴清都·寿秋壑》:“对小弦、月挂南楼,凉浮桂酒。”不论“泛齐”还是“泛花酒”,取的都是“泛”的漂浮之意。“浮家泛宅”形容长时期在水上生活,漂泊不定。两广、福建一带以船为家的渔民被称为“置家”,他们过的就是浮家泛宅的水上生活,被称为“水上吉卜赛人”。

由到处漂泊之意,引申为普通、广泛、一般地,如泛论、泛指、泛称、泛读。《庄子·秋水》:“泛泛乎其若四方之无穷,其无所畛域。”成玄英疏:“泛泛,普遍之貌也。”“泛化”指由具体的、个别的扩大为一般的,比如“先生”也用于称呼女性,这就是词义的泛化。“宽泛”指内容、意义等涉及的面宽,比如:这个词的含义很宽泛。

由漂浮之意,又引申为浮浅、不深入,如浮泛、空泛、泛泛而谈。刘勰《文心雕龙》:“昔陆氏《文赋》,号为曲尽,然泛论纤悉,而实体未该。”“泛泛之交”是交情不深的朋友,与知交相对。

由漂浮之意,又引申为浮出、冒出、透出,如“白里泛红”。院墙年久多了,大多会在离地一米以下的外墙内侧,析出白色、针状的绒霜,黄县话称为“返碱”,建筑专业术语称为“泛霜”,泛出的不是碱,而是盐。这是因为砖中有可溶性盐,遇水后可溶性盐溶解了,通过砖的毛细孔被带到砖的表面,随着水分的不断蒸发,可溶性盐就沉淀下来,成为泛霜。盐碱地表面白花花的一层,其实也是这样形成的,是盐霜。

“泛酸”指胃酸过多而上涌,黄县话称作“返酸水”。过去上泊里干活,渴了要找“泛水洞儿”喝水。泛水洞儿就是地下水往上“泛”形成的小水洼,相当于泉眼,这样的水是活水,可以喝。“泛”又引申出扩散之意。小时候上山渴了,遇到一个水洼,不确定能不能喝,就往水里吐口吐沫儿,如果吐沫儿向四下“泛”开,则说明此水可饮用;如果不“泛”开,则绝不可喝。而吐沫儿之所以能向四周“泛”开,有可能是因为坑底有水“泛”上来,水洼里是活水的缘故吧。

“泛”字在黄县话里还有一种特殊用法。在没有洋灰之前,熟石灰即氢氧化钙是最重要的建筑黏合剂,掺入麻刀和成塘毛灰可以慢墙。旧时谁家要盖房子了,就得提前找个平坦

的地方挖个石灰窰儿,在一端支上十二印大锅,把生石灰即氧化钙倒在里面,再加上水,等反应得差不多了,用抓钩搅拌,然后把灰浆倒入石灰窰儿中,清掉废渣,再接着弄第二锅,这个过程叫作“泛石灰”“泛灰”,可能取自“泛”之透出、析出义吧。灰浆在石灰窰儿里沉淀、蒸发,过个半月二十天就可以用来和灰了。生石灰怕潮怕雨,存放时下面要垫上塑料布,上面也得盖上塑料布,不然一下雨,石灰堆就自己“泛喽”,开花冒烟的,让你哭都来不及。有的地方把泛石灰称作“淋(lìn)石灰”,“淋”在这里有滤的意思,如淋盐、淋硝、淋酱油。《儿女英雄传》第五回:“就是一盅素酒,倒是咱们庙里自己淋的。”“淋石灰”主要是强调滤去废渣。

我最早知道波尔多液,是读汪曾祺的《果园杂记》:“喷了一夏天的波尔多液,我的所有的衬衫都变成浅蓝色的了。硫酸铜、石灰,加一定比例的水,这就是波尔多液。波尔多液是很好看的,呈天蓝色。过去有一种浅蓝的阴丹士林布,就是那种颜色。这是一个果园的看家的农药,一年不知道要喷多少次。”这不就是小时候经常见到的“打蓝矾”嘛,原来有个外国名字!过去生产队里专门有果树队,每年春天都要配制波尔多液,给果树打药。那时家家院里种着龙眼葡萄,这被称为“庭院经济”。葡萄更离不开波尔多液,一年要打好几次,用来防治葡萄炭疽病、褐斑病、霜霉病等。苹果、梨等也要打,但打得不如葡萄多。波尔多液得现配现打,放时间长了就会有沉淀。配的时候多在河沟边,为的是取水方便,在河沟坡上支口大锅,加入蓝矾(学名五水硫酸铜)倒上水,下面烧火把水烧温,温水化蓝矾化得快,再用一只水管把生石灰“泛”开,把灰浆倒入锅中加以搅拌,再加水煮沸,使二者更好地融合。配制好的波尔多液是粉蓝色的悬浊液,喷到叶片上干了就变成白色,下点小雨也淋不掉。那时候的人不懂环保,配制药液时产生的废渣就倾倒在河沟里,导致小鱼儿翻白肚。下课的时候我们就跑到河沟里,捡拾被药翻的小鱼儿,放到装满清水的玻璃瓶里,一会儿就缓醒过来了。

“泛”在黄县话里还有一种特殊用法,当是由其漂浮义引申而来,物浮水上,前后左右无处不可去,极为灵便,故用在表示灵活意义的单音形容词后面,一来补足音节,二来凸显其灵活义。“灵泛”指动作、思维等敏捷、灵活,比如:他唠胳膊腿儿挺灵泛;他唠脑儿够灵泛喽。“活泛”指有活动余地。也指活动、动摇,何焱林《〈西游记〉拾遗》:“呆子的心也活泛起来:‘照你说,她还惦着老猪?’”也指人活跃,善于交际,比如:他这人挺活泛,什么人交得。还可指灵活,能随机应变,比如:他这人心眼儿不活泛。与“手头”搭配,多指经济宽裕,比如:钱你先用儿,等手头活泛喽再还我;他除几种地,还搞点小副业,弄点活泛钱儿。